

Fantasy series



长歌击剑录

△

轮子◆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穴悦陨孕雪数据

长歌击剑录 穴、中、下雪轱子著 援—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圆园园缘

穴腾龙奇幻书系雪

陨月晕苑原园怨原园愿原园苑

I 援长 援援 II 援轮 援援 III 援科学幻想小说 原中国 原当代
IV 援 圆原缘

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陨孕数据核字 穴圆园缘第 园怨怨号

策 划：彭庆国

责任编辑：杨 冰

特约编辑：刘 智

封面设计：黄 浩

长歌击剑录 穴上、中、下雪 轱子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穴邮政编码：缘园园愿

南宁市桂春路 远号雪

愿园毫米 伊园园毫米 员圆

猿印张 远园千字

广西 新华书店 发行

广东惠阳印刷厂印刷

圆园园缘年 员月第 员版

圆园园缘年 员月第 员次印刷

陨月晕苑原园怨原园愿原园苑 定价 穴、中、下雪 愿园元

献给我生死与共的妻子！



目 录

第一卷 出世之卷

第一章	祸起鲁莽	第一卷
第二章	单刀赴会	第二卷
第三章	因祸得福	第三卷
第四章	两小无猜	第四卷
第五章	甫聚旋离	第五卷

第二卷 魔法之卷

第一章	魔法之城	第六卷
第二章	天目初开	第七卷
第三章	小试锋芒	第八卷
第四章	前生今世	第九卷
第五章	茅塞顿开	第十卷
第六章	独当一面	第十一卷

Fantasy series



第一卷

出世之卷



第一章 祸起鲁莽

时间或许已经不能表明什么了
只是传奇一个与一个地接续
或许传奇本身也没什么价值
除了人们的赞颂
当赞颂的欢歌已经沉沦
当历史只是游吟诗人的语句
一切终将归于尘埃

星轮飘转，命运在人世中徘徊；荣与辱，辉煌与破灭，交替如大海的浪花。一切进行着——变幻不可测。终于，定位于这个时代的千百万年以后宇宙的另一端。

坦斯星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都是继地球以后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它足有十个地球那么大，资源异常丰富。但奇怪的是，这里一直没有生命繁衍的迹象。直到两百年前，人类的后裔从遥远的地球迁徙到这里，才使这个本就应当兴旺的星球真正繁盛起来。这两百年来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繁



衍，人口几乎超过了地球。魔法获得了真正的兴盛，几乎成为每个人的必修课。建立在魔法基础上的飓风王朝更以功勋号召年轻人站起来，用自己的双手取得荣誉。这号召使飓风王朝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统一了整个大陆，飓风的旗帜插满大地的每个角落，成为不落的象征。魔法取得了同科学等同的地位，后来甚至超越了科学。人们借助于魔法，创造了一个最适于人类生存的环境。皇宫魔法师完全控制了天气，人类的主要居住范围内气候四季如春、温煦和暖；免费提供魔法食物的餐店随处可见，一个人完全可以什么劳动都不付出，就在这星球上过着非常优渥的生活。而历代的魔法天才们更为了让坦斯星成为人间仙境而不断努力着。无论是雄奇开阔还是清雅秀丽的风景，无论是古灵精怪还是珍奇俊美的鸟兽，无论是精致华丽还是恢弘典雅的宫观楼阁，都应有尽有，极妍尽观。在魔法的帮助下，每个人都同神一样伟大，可以自由地实现自己的意愿，满足于对一切物质与精神财富的轻易获得中。以天启王、善王为代表的飓风王朝的强权统治给了整个大陆永久和平的保障，人们完全满足于现实的完美，甚至变得不思进取了。

时间已经没有意义，也就不再有历法的存在。悬挂于中天照耀不落的东西，人们叫它太阳；它的明暗变换一次，人们叫它一天——时间的东西就只有这些了。但是飓风王朝为了表现自己的威严，又创造了另一个时间的表示法，那就是年。每六十天为一月，每六十月为一年。这时正是天启三年，飓风王朝惟一的继承人曼施公主芳龄一岁零八个月，花



一样的年华。

※

※

※

※

一行数十人自东南边境的亓阗山脉过来。当头马上坐着一个孩子，年纪不过一岁，相貌清秀，显然没有受过风霜侵害。他眼见前面黄尘遮天，难辨路途，不禁皱了眉道：“宋老爹，我们何苦这样地走呢？把我的踏云兽牵来，三万里的路，不是转眼就到了？却偏要如此辛苦。”

旁边一位矍铄老者忙转过头来笑道：“少主且请忍耐些。临行前娘娘吩咐过了：此去乃是朝贺本朝天启王登基三年大典，为表恭敬之情，这三万里路，还是一步一步走过的好。娘娘还说了，此次北上，虽然贡品也算厚重，但终究不过几件玩物，天子未必看得上眼。我们小邦之地，也没有什么可尽心的，只有自己辛苦些，方才表得敬意。还请少主体谅娘娘的良苦用心，不以一身之劳碌为念。”

那少主听了，只好点头，“既然娘这么吩咐，就算了。三万里路并不算远，我们走吧。不过我想天启皇帝英雄仁武，在位三十年，海晏河清，太平无事。他若知道我们用这种自苦方法来朝贺，必定不甚赞同。”

宋老者依旧赔笑道：“少主所言有理。但娘娘既然这样吩咐了，小人可就要照着办；少主替母分忧，也算尽孝心。不过今天的沙尘实在是大，这里又是偏僻荒凉之地，没有乾天魔法的保护，刮起风暴，往往持续几十天。为防有变，还



是早做准备。少主不是喜欢热闹吗？就请陈统领露一手如何？”

那少主欣然叫好。老者手向后挥了一挥，人群中跃出一个汉子，身长臂长，向那少年躬身行完礼，道一声：“少主，陈晟献丑。”即拍马到了队前。他也不用什么法具，只口中念念有词，手慢慢画着。但见他手指掠过后，身前形成两个五芒星。双手一送，两星带起千丈的光芒，分前后飞去。双星光芒相接，将队伍整个包了起来。那风暴本就猛恶异常，仿佛要将天地反转，经此一激，更如烈火上浇油，风暴全幻化成黑气紫烟，在队伍四边缭绕。这时黑气自激，若与五芒星盾相撞，则乒乓巨响，犹若迅雷下击，地也为之震动。但是任风暴猛恶，却不能撼动星盾一毫。陈晟又有意取悦少主，出手一指，星盾忽然疾转起来，芒尾带起的彩光如流星花雨，一发绚丽多彩，将风暴完全地荡开。只看得少年喝彩不绝。

宋老者更是奉承，手一挥，队中又出来另一个粗豪汉子，拱手道：“张自若也来凑个热闹。”转身对陈晟道：“陈统领，请将你前面这天狼星辰盾移开，让张某来开路。”陈晟笑道：“自然还要有劳张将军的开山斧法。”盾刚撤，张自若大喝一声，手中多了两柄形状古拙的短斧。又是一声大喝，双斧直劈了下来。众人只觉身上一凉，漫天的风暴已被劈开，现出一条宽长的甬道。风暴一开即合，张自若随即便劈，大踏步走去，直视怒潮似的风暴如无有。

那少年对此情景已司空见惯，也不以为意，只是拍手微



笑。

宋老者忖度附近千里赤地，素无人住，倒也不怕闹什么乱子，就道：“难得少主高兴，不如今天玩个痛快。你们也拘束了这么多天，一起松松筋骨吧。”

随从们早见陈、张二人闹得有趣，早已心痒难耐。待这一声令下，纷纷使出拿手绝活。顿时只见宝光震霄，剑气冲天，星辰移位，天地暗换。一行都是威震天南的高手，这一全力施法，直把风暴从中硬挤开，变成两壁长墙，向前伸了几百里，只微露出湛蓝的青天。还有人觉得尚不快意，又用逼风唤灵之法，将风势弄得若江海倒转。一条条风柱宛若长龙，将地表都吸剥了一层，入眼皆是一片枯黄，天都像要塌了下来。虽外面自凶猛它的，但一行人身上却连粒尘都未粘一点。

众人正玩得高兴，忽听大风中一声怒喝道：“什么人在此拨弄风势，不怕造孽吗？！”

众人愕然。停手看时，只见右边风暴如潮水般散开，中间现出五个人来。其中四人挺身而出，石柱一般将风势抵住；一人盘膝中坐，双手结成大罗汉金刚般若印，凌虚坐着，似乎没有什么动作。但是众人都是行家，一看便知他正以内形外，借自身元祖生生不息之力，会合旁边四人灵气，要将此天地中杂乱无章之气，重新归结入地壳。此法乃圣王大帝所创，从无人敢用，因为此法损己利人，施法者往往功力大损，不想在此旷无人烟的地方却见到了。更令诸人吃惊的是，此五人身上所穿的盔甲乃是由乌金与紫晶石混合铸



成，能物理打击与魔法伤害；头盔又是凤翅型的，身后斜插一柄亮乌迪明神枪，这均是飓风王朝王室禁卫军——天空骑士团的象征。但天空骑士团又怎么会在此出没呢？

众人正惊愕莫名，那中间结印的骑士又道：“瞧诸位的身手，都是难得一见的人才，难道看不出风势已渐渐成型，又受诸位的压制以及西南山脉的推挤，正向东移吗？大劫将至，诸位从速离开，免遭波及。这样，让我施法时也可旁无顾忌。”

天南诸人听他这么说时，纷纷举目向天望去。但见方才晴朗明净的天空此时已经漆黑如墨，大片大片的乌云疾如奔马一般向东方飘去；风势也渐渐聚结，两团黑气相撞，时不时爆发出惊雷一样的声音，正相互吸纳而逐渐变大。东边的黑气已经逐渐成为一团，渐渐飘离，远处天空中闷雷一样的声音越来越响。分明是龙卷风将成的气象。先前诸人只顾着取悦小主人，再加上艺高胆大，并没有留意到眼前的形势，经仔细观看，不禁大吃一惊，忙要撤离风壁，合众人之力来拒抗这次天灾人祸。

还未动手，那骑士就觉察到了众人的心意，叫道：“诸位切莫惊忙，风壁尚不可撤。倘若让东西两处的风势合一，再加上诸位先前的拨弄，那就回天乏力了。先请诸位合力挡住西边的风势，待我将这边收拾了再说。”

那宋姓老者名宋公哲，本是天南的大豪，一身的修为虽说不上登峰造极，但也当真少遇敌手。闻言忖道：“我们能在风暴中开出路来，自然不怕它。虽然东面已经成型，收



拾起来麻烦，但是合我们几十人之力，难道还怕天塌下来？”

心中略有不服，忽听东面“噼里啪啦”连珠声响，黑气已经聚集成型，仿若黑洞一般疾旋起来。一股大力飙射而至，冲得众人立足不稳。那黑气一旦旋转开来，便发出一阵鬼哭狼嚎似的声音，闹得众人心神不宁。黑气受了气壁的阻挡，更是凶猛，就仿佛一条无限巨大的黑龙，上接于天，下接于地，身子猛摇，朝着气壁就是一阵乱撞。那股力量几乎不可抗拒，冲得众人七零八落。宋公哲至此方知什么是天地之威，当下无可奈何，只有死命抵住。不一会儿，人人都挥汗如雨。

结印骑士似乎向这边看了一眼，同身边的骑士低声说了几句话，其他四名骑士一齐摇头。结印骑士霍然站起道：“我们天空骑士团的宗旨是什么？难道一到了紧要关头，你们就忘记了？那平时又何必夸口？就照我说的做好了！”其他的四名骑士齐齐低头。犹豫片刻，一名骑士拔出背后的长枪，纵身而起，人枪化一，向风柱射去。将近风柱，猛然一推，长枪电射向风柱，他却一个翻身，翩然落向圈内。结印骑士同时纵身而起，长枪也向风柱射去，身后骑士则一齐遥遥发掌相送。在数道掌风的推送下，结印骑士身形疾旋飞驰，只听一声爆响，长枪已经射中了风柱。天空骑士的实力果然非常人所能及，但见如此猛恶的龙卷风被硬生生地撕开一条十来丈的缺口，结印骑士悄无声息地钻了进去。

只见那风柱骤然紧缩，犹如受击长蛇，身子猛然摔打。



四面风沙暴起，天空仿佛扭曲了，大地轰隆震动，一派末日降临的景象。空气自四周急速地向风柱聚拢，一推一拉，使得天南诸人两面受敌。四名天空骑士却全然不顾，眼睁睁地望着风柱，神情又是焦急，又是担心。那名少年却并没有露出属于他那个年纪的惊惶，只是静静地望着眼前的猛恶风暴。胸前佩的麒麟发出淡淡的光芒，映得他白玉般的脸色一片宁和，眉毛微微蹙起，随着那龙卷风上下掀动着。

良久，正当天南诸豪精力将竭时，突见右面风柱慢慢倾斜，向左边靠来，风势相激，在地面旋出硕大的一个土坑。冲击之力更是如万马脱缰、千岩崩倒，势将席卷天下，东入大海。天南诸豪惊喜之下，死命抗住。天空中两个风柱头部逐渐靠在一起，但是同极排斥是天地的自然规律，所以尚不肯榫合。猛听风柱中一声大喝，右边风柱从中截断，猛然吸住左边风柱的中间，左边风柱仿佛被猛砍一刀的蝮蛇，身子不断抽打，自然又累得天南诸人连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了。但终于两段风柱连在一起，上面风口大张，将天上乌云连同断掉的半截风柱一齐吸入。接着就听地下闷雷一般的声音响个不停，地面上的风柱越来越小，终于在一声巨响后，完全没入了地中。

天南诸人已经收了气障，运用魔法连人带马及行李遁入空中。猛听地下一声爆响，一股泉水犹如银河洪汛般涌了出来，瞬间方圆数十里地均成泽国。天空晴朗依旧，洪水将一地狼藉收拾之后，依旧回归大坑之中，变成一眼小小的潭水。又一声响，结印骑士从潭水中蹿了出来，身上的盔甲早



已粉碎，露出古铜一样的肌肤，血迹斑斑。四名骑士围了上去，其中一个递上一囊酒，结印骑士接过便一阵豪饮。脸上恢复了几许光彩，双目中神光略显。只见他向着天空中的诸人招了招手。

一来错在自己，二来受别人的救命之恩，天南诸豪见他招手，赶忙上前答话。宋公哲先赔了个笑脸，正要开口，结印骑士已一脸凝重道：“诸位难道不知坦斯星自天启称帝，四海底定，内外俱无所患，所以朝廷惟一严禁的，就是以魔法生事肇衅扰众。诸位明知故犯，律法之尊严何在？”

宋公哲不禁为之一窒，待要回答，又觉理由实在勉强。正自沉吟，只听一骑士冷冷道：“你们不自缚受法，难道还要我们动手？一旦天空骑士团出手，可就一生没有翻身的余地了。”

群情大哗。诸豪慑于天空骑士团的威名以及方才结印骑士所显露的绝世神功，本不敢妄动，但这时听到叫他们自缚受法，神情俱变。素来只有他们给别人脸色看的，哪有别人给他们脸色看？这个台阶如何下得！当下议论纷起。

四名骑士向前一站，就等听令拿人。

宋公哲毕竟多见世故，知道一旦同天空骑士团冲突起来，就无异于直接谋反，弄不好即将惹下亡族灭家之祸，这样娘娘的一片苦心就白费了；而且不必说结印骑士，恐怕就连另外四位也是难以应付的。不想一离家门，就碰上如此棘手之事。当下他便止住手下诸人的躁动，向结印骑士委婉陈说道：“小人自然知道朝廷的律法。只是少主一时觉得路途



寂寞，小人以及几位兄弟为博主人一笑，才如此作为。事先确已查明附近并无居人，所以放胆一试。不想谋浅虑短，以致后果不良。但请大人念在虽然明知，但尚不是故犯，敬望从宽处置，小人可以担保类似的事情决不再发生就是了。”

结印骑士森然道：“一句顽童嬉戏就可以宽过黜责吗？如此说来，天下什么样的犯罪才可归在必当加之以刑罚的范畴之内呢？”一句说完，不去理他，转身对那少主说：“小兄弟，随从将错都推诿在你身上，你怎么说？”

那少年昂然道：“本来就是我叫他们演给我看的，你要抓就抓我一个人好了。”稚气的脸上满是英雄气概，想来武侠小说一定看了不少。

宋公哲急道：“少主，您千万不要自己认了；倘若您有什么不测，我们还有什么脸面向娘娘交代？”

结印骑士向少年一竖大拇指，道：“好！有胆识。我就依了你。走吧，你同我们去抵罪，我放了你这些随从。”

宋公哲急忙道：“少主，千万不可！有什么过失，老奴一人承担。您千金之躯，可不能如此糟践啊！”

结印骑士一声冷笑，也不见他如何作势，那少主就到了他的肩上。结印骑士转身就走，那少年回头叫道：“宋老爹，东西你们送去吧，我不能去了，反正也不缺我一个。”

宋公哲几人双双抢上，一名骑士回身道：“你们难道非要以身试法？！”一掌击下。

天南诸豪只觉呼吸急促，冷风浸骨，慌忙闪避时，那骑士右掌与左掌相合，双握成拳，“砰”的一声击在地上。地



塌了好大的一个洞，尘土溅起，空中一片迷蒙。但见那尘土只起不落，停在空中，仿佛一张大网，阻住了众人的去路。宋公哲等几时见过如此神奇的武功，惊得呆了。待他回过神时，一行六人已经去得远了。

风远远地送来结印骑士的一句话：“我在半山村等候三天。倘若你们想通了，就拿那三十四条人命来换这孩子回去。”

宋公哲不禁一声长叹，颓然倒地。众人无奈，只好收拾行装，继续上路。怎么也得先把这一段惹麻烦的风暴平息再说。

宋公哲不住地埋怨自己，怎么就这么没脑子，为讨少主欢心，惹出如此大祸！到头来连少主也丢了，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他不禁产生疑惑：当初学艺的时候，恩师说自己的天衣真气有多么多么厉害，哪知一到中原，却如此不堪一击！当下与陈晟、张自若等商议，要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做到既不得罪天空骑士团，又能把少主救回来。可是谈何容易！大伙儿七嘴八舌地讨论了半天，主意却是半个也没有。

忽然，张自若一声大嚷道：“俺不想活了。这样吵来吵去，能有个鸟主意！不如俺蒙了面，偷偷地将少主劫了回来。那狗娘养的骑士虽然厉害，俺老张不跟他打，他又奈我何！”说着，擎起两柄板斧，“哧”的一声将衣袖割了下来，胡乱往脸上一绑，连马也不要，便向五名骑士的方向追去。



众人虽觉不妥，可是苦无良策，只好一边任他去了，一边禁不住想：或许他傻人自有傻福，阴差阳错，也能将少主救回来。过了一碗茶的时间，就见那张自若满脸愤愤不平地走了回来，手上的板斧早已没有踪影。众人忙围上去问时，张自若道：“俺刚悄悄地追上去，寻思找个空档掬了少主就跑，谅那几个人也未必追得上俺，岂料还未动手，两柄板斧就不见踪影。俺就想，板斧没了也不打紧，俺也不打架了，总之抢了人跑呗！谁知……那个龟儿子，王八蛋，千刀杀的狗奴才，你爷爷下次逮着你，一定连剐你娘的一百八十五刀，少一刀的不是英雄好汉。”

众人均皱起了眉头，心想这人真是缠夹不清。宋公哲捺耐住了性子问道：“张兄弟，骂人的话先别讲，后来怎么样？少主救到了没有？”

张自若破口大骂道：“还救人呢！我自己还陷进去差点出不来呢。我大喝一声，冲了出去，哪知五名鬼骑士冲我哈哈大笑，连少主也拍手笑。我不明所以，问他们笑什么，一名骑士道：‘你这是跳脱衣舞吗？怎么光着身子就出来了？你妈妈难道没教你要穿裤子？’我妈妈教不教关你鸟事。我低头看时，却是腰带不知什么时候给偷走了，裤子直掉下来，我连忙扯住。那名骑士又道：‘你这板斧样式挺好，可惜就是不结实，比腰带差多了。’说着，从后背抽出两柄板斧和一条腰带。我一看，可不是我的吗？只见他手一抖，左手腰带抽在了右手板斧上，就将板斧抽成了七八块。我吓了一跳，他冷冷笑道：‘我劝你们还是别打歪主意，你这东西